佛本行集經/卷0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三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梵天勸請品下

「爾時，世尊作如是念：『我所證法，此法甚深，難見難知，如微塵等，不可覺察，無思量處，不思議道。我無有師，無巧智匠可能教我證於此法。但眾生輩，著阿羅耶(隋言所著處)，樂阿羅耶，住阿羅耶，憙樂著處，心多貪故，此處難見，其處所謂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，有處相生，此之處所，一切眾生，不能覩見，唯佛能知。又一切處，疑道難捨，一切邪道，滅盡無餘，愛之染處，盡皆離慾，寂滅涅槃。我今雖將如是等法向於他說，彼諸眾生未證此法，徒令我勞虛費言說。』爾時世尊如是念已，為於此事，昔未曾聞，未從他得，未有人說，而心自辯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我今辛苦證此法，　　不可輒爾即應宣，

諸欲癡瞋恚法纏，　　一切眾生有此難，

唯應逆流細心智，　　所可覩見如微塵，

樂欲貪著難見知，　　為彼無明闇覆故。』

「以如是故，如來見是甚深事已，其心欲樂阿蘭若處，不欲向他說於此法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見諸眾生煩惱重，　　邪道邪見過患多，

解脫法者甚深難，　　知故欲住阿蘭若。』

「爾時，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，在於梵宮，遙見世尊發如是心，知已即作如是思惟：『此世界中諸眾生等，多壞多失，今日如來、多陀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既證如是無上法寶，獲成辦已，世間未知，而心忽然願樂蘭若，不欲說法。』時梵天王，譬如壯士屈申臂頃，從大梵宮隱身來下，至世尊前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今此世界一切眾生，無有歸依，善壞失盡；今者世尊，既得如是無上法寶真證，見已而心忽欲入阿蘭若，不樂說法。我今勸請無上世尊，為諸眾生，莫寂靜住，唯願世尊！慈悲說法，願修伽陀，憐愍說法。現今多有諸眾生輩，少於塵垢，諸根成熟，結使微薄，利根易化，不聞法故，自然損減。若當如來為說法要，使得證知世尊法相。』爾時，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，說是語已，復更以偈重請佛言：

「『世尊今在摩伽國，　　說於眾生雜種因，

先開甘露妙法門，　　然後次第清淨說。

如人不上須彌頂，　　豈能得見世界邊？

大聖菩提道已成，　　速登法堂智眼照，

引導群盲令離苦，　　悲愍一切諸眾生，

世尊疾捨此樹間，　　遍世遊行廣濟度。

自得己利天人勝，　　諸苦盡已得清涼，

佛不增減諸善根，　　到於清淨法彼岸。

如來世間無有比，　　況欲勝上亦復無，

三界獨步稱世尊，　　修羅非是山王匹。

於苦世間作悲愍，　　仁今不可捨眾生，

具諸德力無畏人，　　唯尊能度諸含識。

眾生久來被毒箭，　　所謂天人等世間，

值遇世尊應拔除，　　願為彼作歸依處。

諸天及人生生世，　　發心欲聽密法門，

彼願世尊今已成，　　速說莫令彼等退。

世尊如我今得見，　　眾生若當是事知，

或他聞已及自聞，　　即來頂禮世尊足。

假令父母男女等，　　死已骨散髮縱橫，

而不憂彼命終時，　　亦不迴哭彼人輩。

彼等未知尊清淨，　　從兜率天來下生，

是故我今請世尊，　　多時失路今化取。

不聞正義無量劫，　　如羸瘦人得脂腴，

如乾土地得水澆，　　唯願世尊降法雨。

諸佛無有慳惜法，　　三世諸聖樂行檀，

過去諸佛入涅槃，　　無不說是正真法。

尊今亦是祁羅種，　　能度無量諸眾生，

共彼諸佛無有殊，　　教眾善法今時至。

開諸眾生清淨眼，　　普令得見正道途，

入於邪見荊棘林，　　應示純直離險逕，

乘此路已得甘露。　　世尊眾瞽欲墮坑，

餘人濟拔悉不能，　　大險引導世尊是，

又能方便教發意，　　今時已至願莫辭。

共聖多劫不可期，　　猶如優曇花難值，

諸佛出世既難遇，　　今日忽遭大導師。

仁於精進力無邊，　　身體莊嚴眾相具，

未說無有發心者，　　金口終不出異言。

三世成就是事來，　　所以今日自度訖，

度他須起精進力，　　真實言誓宜及時。

世尊滅暗然諸明，　　佛大法幢願速竪，

時至妙言說正法，　　師子吼如天鼓鳴。

我請如來置法船，　　來世得導無量眾，

世尊已渡煩惱海，　　眾生沒溺須出之。

譬如人得伏藏財，　　持以富他不獨用，

世尊得法無盡藏，　　願為眾生分別宣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聞梵天王勸請偈已，為眾生故，起慈悲心，以佛眼觀一切諸世。佛眼觀已，見諸眾生，生於世間，增長世間，或有利根或有鈍根。諸眾生等，或以成就易證於道，或有眾生，見未來世一切過患，心生恐怖而不放逸，或當來世，亦可得道。譬如或有青優鉢池，波頭摩池，拘物頭池，分陀利池，其內所有一切諸花，或優鉢羅，及波頭摩，并拘物頭，分陀利等，已從地生而未出水，在於其間沒而未現，應須養育，四大和合，然後出水；或有優鉢、分陀利等，從池湧出共水齊平；或優鉢羅、分陀利等，出水開敷，而不著水。如是如是，世尊佛眼觀諸世間一切眾生，生於世間，增長世間，或有利根，或有鈍根，或有易化，或易得道。如是知已，向梵天王而說偈言：

「『大梵天王善諦聽，　　我今欲開甘露門，

若有聽者歡喜來，　　至心聽我說法味。』

「爾時梵天聞此偈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來世尊，當說此法，修伽陀當欲說此法。世尊憐愍，為我受請，欲說法故。』以是因緣，心生歡喜，踴躍充遍，不能自勝。頂禮佛足，圍遶三匝，在於佛邊，沒身不現。

「爾時，世尊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於先初說法處，誰能不違，一如我意，知我法體，而證知已，不惱於我？』

「爾時世尊作如是念：『其優陀羅迦羅摩子，心應巧智，辨了聰明，長夜成就，其心雖復少有塵垢，諸使結薄，根熟智利。我今應當於優陀羅迦羅摩子對於其前，先為說法，我所說法，彼能速疾，證知我法。』

「世尊如是思惟念已，時有一天在於空中，隱身不現，來向佛所，而出聲言：『迦羅摩子，其命終來已經七日。』

「世尊更復內心智見優陀摩子，實命終來已經七日。

「世尊復念：『優陀摩子，命終已後當生何處？』而世尊心復生智見，優陀摩子命終生於非非想天。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非非想天壽命幾許？有邊際不？』是時世尊心生智見，非非想天壽命，八萬四千大劫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優陀摩子，生非非想，彼壽終後，復生何處？』

「爾時世尊心生智見，知優陀羅迦羅摩子，今在非想。彼處命終，後還墮落生於此處，受飛狸身。而彼既得飛狸身已，若有眾生，生於水中，或居陸地，或空飛行，常當殺害於彼生命。或復共彼諸眾生等，行於慾事，報盡於後，飢餓而死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復心思惟：『其優陀羅迦羅摩子，捨飛狸已，復受何生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心生智見，知優陀羅迦羅摩子，從飛狸身命終已後，生於地獄。

「爾時，世尊心復如是思惟念言：『嗚呼嗚呼！汝優陀羅迦羅摩子，空然受身，失於大利，不得人間妙好善報。而優陀羅迦羅摩子，不得聞我如是善法。若優陀羅迦羅摩子，得聞如是諸善法者，即應速得證於此法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我今為誰初說此法？我說法時，不違我法，不煩惱我，而能速疾證於我法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內心如是思惟，而知其阿羅邏迦羅摩種，極巧智慧，聰明細心，長夜成就，雖少有垢，結薄利根。『我今應當詣於彼間阿羅邏迦羅摩種邊，初說此法，彼若得聞我所說法，其必速疾應當證知。』

「世尊如是思惟念已，時有一天，隱身不現，往世尊所，而出聲言：『彼阿羅邏迦羅種姓，昨日命終。』

「爾時世尊心生智見，知阿羅邏迦羅種姓，昨日命終。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阿羅邏種，從此命終，受何處生？』

「爾時世尊內心生智，知阿羅邏此處命終，生不用處。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不用處天，壽命多少？有於限量邊際以不？』

「爾時世尊內心智見，知不用處壽命有邊，六萬三千大劫壽命。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其阿羅邏不用處天命終已後，復何處生？』

「爾時世尊內心智見，知阿羅邏從不用處命終已後，還墮於此，處在邊地不識法處，當得作王。

「爾時世尊復如是念：『其阿羅邏從無識法邊地之王，命終已後，復受何生？』

「爾時世尊內心智見，知阿羅邏從邊地王，其命終後，墮大地獄。

「爾時世尊如是思惟：『嗚呼嗚呼！汝阿羅邏迦羅種姓，空受人身，大有所失，不得善利，而不聞我如是妙法；若彼得聞我是法者，即應速疾得證此法。』

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第三十七上

「爾時世尊作是思惟：『諸世間中，有何眾生，身口清淨，少塵少垢，諸結使薄，根熟利智，而我今初說法之時，不惱於我，而能速疾證知我法，不妨廢我轉於法輪？』

「爾時世尊如是思惟：『有五仙人，彼五仙者，昔日與我大有利益，我在苦行，承事於我。彼等五仙，並皆清淨，少垢少塵，薄使利智，彼等堪能受我最初轉於法輪所說妙法，應不違我。我今應詣彼五仙邊，初為說法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彼等五仙，今在何處？』是時世尊，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觀彼五仙，今日在彼波羅榇城鹿野苑內，經歷遊行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菩提樹隨多少時住已，漸向波羅榇國。而有偈言：

「『世尊欲說羅摩子，　　發心觀察其所生，

知今命終在於天，　　心念五仙欲至彼。』

「爾時，魔王波旬見佛欲捨於此菩提樹起，心生苦惱，速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唯願世尊！莫離此處，安坐莫移，世尊在此，隨意所行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告波旬言：『魔王波旬！汝無慚愧，不知羞恥，汝於先時，欲惱亂我，我於爾時，具有貪慾瞋恚癡等一切未盡，汝來不能惱亂於我。況復今日，我已證得無上至真平等覺道，一切邪徑盡皆捨離，得正解脫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道樹下起已，安庠漸漸行到旃陀羅村(隋言嚴熾)；從旃陀羅，安庠行至純(之詢反)陀私洟(他梨反)羅聚落(隋言無角埳)中。於其路上，見有一乞婆羅門，名優波伽摩(隋言來事)，兩逆相逢，彼見佛已，即白佛言：『仁者瞿曇！身體皮膚，快好清淨，無有垢膩。仁者！面貌圓極莊嚴，諸根寂定。仁者瞿曇！師為是誰？從誰出家？意喜所樂，是於誰法？』爾時，世尊隨行隨說，以於此偈，答彼乞索婆羅門言：

「『我已降伏諸世間，　　成就具足種種智，

於諸法中不染著，　　永脫一切愛網羅，

能為他說諸神通，　　是故名為一切智。

我今堪受世間供，　　自在得成無上尊，

一切天人世界中，　　唯我能降諸魔眾。

我無有師內自覺，　　世間更無與等雙，

天人中唯我獨尊，　　身心清淨得解脫。

一切通處皆通達，　　所可證處已證知，

可安之處已得安，　　故稱我為世尊上。

猶如分陀利在水，　　雖復處在於水中，

而不為水之所沾。　　我在世間亦復爾，

不為一切世所污，　　是故稱我為佛陀。』

「爾時，優波伽摩婆羅門復白佛言：『長老瞿曇！今欲何去？』世尊報彼婆羅門言：『我今欲向波羅榇國。』彼婆羅門復問佛言：『長老瞿曇！仁者至彼欲作何事？』世尊更復以偈答彼優波伽摩婆羅門言：

「『我今欲轉妙法輪，　　故至於彼波羅捺，

幽暝眾生悉令曉，　　擊敞甘露鼓之門。』

「爾時，優波伽摩婆羅門復白佛言：『如我意見，長老瞿曇！自稱身得阿羅漢者，伏諸煩惱，其義云何？』世尊復更以偈重答於彼優波伽摩婆羅門言：

「『應當知我伏諸怨，　　永盡一切諸有漏，

世間諸惡法皆滅，　　故我稱為真正尊。』

「而有偈說：

「『何怪得利自養育，　　不能增長利益他，

見眾幽暝不慈悲，　　得道勝他共分用。

自度彼岸觀沒溺，　　若不能拔非善人，

自得地藏見貧窮，　　而不施他是非智。

手自執持甘露藥，　　見有病人不與治，

可畏曠野得路行，　　覩彼迷人應教示。

如大闇燈作光明，　　明盛不著在我心，

佛亦如是作法光，　　於此因緣亦不著。』

「爾時，優波伽摩乞婆羅門口唱言謂：『長老瞿曇！』以手拍髀，下道避佛，向東而行。

「爾時，彼處有一天神，往昔舊與優波伽摩婆羅門身曾為親舊，天神欲為優波伽摩乞婆羅門作利益故、作安樂故、於無畏處得解脫故，以偈告彼優波伽摩婆羅門言：

「『今值無上天人師，　　不識世尊至真覺，

邪見赤體欲何去，　　汝當受苦未期央。

若逢如是調御師，　　捨之不發供養者，

手足與汝何功德，　　應當於此生信心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安庠漸行，從周蘭那娑陀羅去(即是無角塊)至迦蘭那富羅聚落(隋言耳城)；從迦蘭那富羅聚落安庠而去，漸漸而至娑羅洟聚落(隋言調御城)；從娑羅洟聚落而去，至盧醯多柯蘇兜聚落(隋言閉塞城)；從閉塞城至恒河岸。到河岸已，詣船師邊，至已即語彼船師言：『善哉仁者！乞願度我向於彼岸。』船師報言：『尊者！若當與我度價，然後我當度於尊者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報船師言：『我今何處得有度價？但我除斷一切財寶，設復見者，觀如瓦石土塊無殊，若當有人，割我一臂，又以栴檀塗我一臂，此二人邊，我心平等。我以是故，無有度價。』船師復言：『尊者！若能與我度價，我今即當度於尊者。所以者何？我唯因此，持用活命，畜養婦兒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見有一群五百頭鴈，從彼恒河南岸，飛空而來向北。世尊見已，即對船師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諸鴈群黨度恒河，　　不曾問彼船師價，

　　各運自身出己力，　　飛空自在隨所之。

　　我今應當以神通，　　騰虛翱翔猶彼鴈，

　　若至恒河水南岸，　　安隱定住若須彌。』

「時，彼船師見佛過已，心生大悔，如是思惟：『嗚呼嗚呼！我覩如是大聖福田，而不知施度至彼岸。嗚呼嗚呼！我失大利。』如是念已，悶絕倒地。而彼船師，少時迷荒，還得穌醒，從地而起，即便馳往摩伽陀主頻頭王邊，奏如是事。

「爾時，摩伽陀王頻頭娑羅聞此事已，作如是言：『凡夫之人，云何可知此有神通，此無神通？是故汝等從今已去，凡是一切出家之人，來欲度者，莫問是非，但有來者，勿取度價，隨意即度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飛度恒河，達到彼已，從於彼岸，復作神通，飛騰而向波羅棕城。是時彼處，有一龍池，時其龍王名曰商佉(隋言蠡)。世尊至彼池邊而下。世尊足步所下之處，龍王起塔，其塔因稱名彌遲伽(隋言土塔)。如來在彼經由一宿，待後食時。於待時處，復起一塔，其塔復名宿待時塔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諸佛夜不入人間，　　要待齋時而乞食，

　　非時行者有大患，　　是故眾聖候於時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依三摩耶依摩伽陀齋欲到，時從西門入波羅棕城，次第乞食。於波羅棕乞食得已，從城東門安庠而出。既出城外，在一水邊，端坐而食。食訖澡洗，北面而行，安庠漸至向鹿苑林。而有偈說：

「『鹿苑鳥獸眾鳴聲，　　往昔諸聖所居處，

　　世尊身放光明耀，　　漸至彼苑如日天。』

「爾時，五仙遙見世尊漸至其邊，見已各各共相謂言：『我等要誓，諸長老等，此之來者，是彼沙門瞿曇釋種，向我邊來。此懈怠人，喪失禪定，以懈怠故，全身纏縛。而我等輩，不須敬彼，不須禮彼，不須迎彼，不須與彼安置坐處。雖然，但且隨其意樂，隨其自坐。』唯憍陳如，獨一人心不同此誓，而口不違，即便相對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瞿曇懈怠今忽來，　　我等五仙各相契，

　　詳共莫敬莫禮拜，　　此人違誓不合迎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漸漸近彼五仙人邊，既逼近已，而彼五仙，各各相與坐不能安，忽自違誓，各各欲起。譬如奢拘尼鳥，在鐵網內，而外有人放於大火。其網熱故，不能安住，欲飛欲跳。如是如是，彼五仙人見世尊已，不覺忽然從坐而起。時五仙內或有鋪設安置坐者，或有持水欲擬洗足，或洗足石及革屣者，或復有將盛水盆來，或洗足已，將於木來擬安脚者，或有迎接三衣及鉢，又口唱言：『善來長老瞿曇！安坐於此鋪上。』而有偈說：

「『或迎取鉢及三衣，　　或復頂禮佛足下，

　　或預鋪設所坐處，　　或持水器及澡瓶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隨其鋪設，安庠而坐。時佛坐已，作是思惟：『此等一切皆是癡人，各各雖發如是誓言，而自相違不依而住。』

「爾時五仙見佛坐已，而白佛言：『長老瞿曇！身色皮膚，快好清淨，面目圓滿又足光明，諸根寂定。長老瞿曇！必當值遇妙好甘露，或得清淨甘露聖道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便告彼五仙人言：『汝等仙人！莫喚如來為長老也。所以者何？汝等仙人！當來長夜，應值苦患。何以故？我今已證甘露之法，我今已得甘露之道。汝隨我教，汝聽我言，我能教示於汝等輩。汝隨我語，不得乖違，若依我教，清淨而行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，正信捨家，剃除鬚髮，出家欲求無上梵行，盡梵行源，現見諸法，自在神通，證得行行，自能唱我，已斷生死，已立梵行，所作已辦，更不復受於後世有。汝等各當如是自知。』而有偈言：

「『彼等五仙喚佛姓，　　世尊恩愍教彼言：

「汝等心意莫矜高，　　捨於自慢恭敬我，

我慢無慢我平等，　　我欲迴汝等業因，

我已得佛為世尊，　　為諸眾生作利益。」』

「作是語已，其五仙人即白佛言：『長老瞿曇！昔行是行，昔求是道，昔行是苦，不曾得證上人之法，不共諸聖而同智見，不得增進；況復今日，成就懶惰，失於禪定，懈怠纏身？』

「爾時，世尊再過告彼五仙人言：『汝等仙人莫作是言。如來非是懈怠之行，非是失禪，我亦非是懈怠纏身。汝等仙人！我今已成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我今已證得彼甘露，知甘露道。汝等仙人！應受我教，聽於我法。汝等今若受我教示，我能教誨於汝等輩。汝依我教，莫違我教，行我教法，乃至汝等，未來當得不受後有。』

「爾時五仙復白佛言：『長老瞿曇！昔如是行，如是求道，行如是苦，不證上法，不共諸聖而同智見，乃至懈怠，以纏自身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三過告彼五仙人言：『汝等仙人！自知我昔曾為人說妄言以不？』五仙人言：『不也。尊者！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口出舌，至二耳孔，至二鼻孔，以舌拄塞二鼻孔已，還復以舌，自舐於舌，遍覆其面，覆已還縮，依舊還置舌本居處安置已，告五仙人言：『汝等仙人！曾自眼見，或復耳聞，若人妄語，有如是舌神通力不？』彼等仙言：『不也。尊者！』『是故汝等，莫喚如來以為懈怠，如來亦非失於禪定，然我不以懈怠纏身。諸仙！當知我今已成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已證甘露，知甘露道，汝等受我教法示誨，聽我教法，汝等依我教法而行，若不違背，其善男子及善女人，欲求解脫，捨家出家，乃至未來不受後有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以如是教，誨彼五仙。彼仙所有外道之形、外道之意、外道之藏，皆悉滅隱不現，身上所著之服即成三衣，手執鉢器，頭髮髭鬚，自然除落，猶如剃來經於七日，威儀即成，形容譬如百夏比丘，威儀行步，坐起舉動，如是而住。

「爾時，世尊即便告彼五比丘言：『汝等比丘！各各隨分，觀察東方。』時五比丘，欲觀東方而見西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隨分各各觀察西方。』彼等比丘，欲觀西方即見東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觀察北方。』彼等比丘，欲觀北方即見南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觀察南方。』即見北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觀察上方。』即見下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觀察下方。』彼等比丘，欲觀下方即見上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隨分各各，觀察餘方。』彼等比丘，欲觀餘方即見正方。世尊復告：『汝等比丘！觀察正方。』彼等比丘，欲觀正方即見餘方。爾時，世尊善能教誨彼五比丘，令其內心各生歡悅，使其獲證，隨順正理，各各歡喜。時五比丘，心開意解，隨順世尊，諮承世尊，聽世尊教，隨世尊心，不違世尊所說教法，聞說諦受奉侍世尊，無暫時捨。

佛本行集經卷第三十三